

文集
肆

2
97

吉雨山房遺集

吉甬山房文集卷四

莆田郭錢齡山民著

男 慎行 幼安
甥 李維仁 龍田 全校

孫 紹聞 傳甫
嗣宗 阮庭

書虞翻傳後

李鼎祚周易集解採虞翻說最多其時漢魏諸家易註存者猶夥鼎祚多採翻說則諸家說必不盡與翻合翻說亦必不盡與諸家合翻說爲鼎祚所不取者必尤不合於諸家諸家之說鼎祚取之與翻並列必以其畧近於翻而著於編者已不能盡合則翻說之從來者可知矣翻自謂家

世受孟氏易按喜傳喜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之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荑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伋以此不見信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翻於諸家義輒悉改定楊荀譖抑馬融謂鄭元宋忠皆未得其門並譏荀譖爲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又曰尤可怪笑其好目稱譽改師法誠爲喜後一人其說未必盡出於喜盡合

於喜卽與喜合喜固盜跖污其餘財者獨得爲良家乎且夫翻之自譽也乃以夢中道士證其受命知經至形諸奏牘以欺人主誣罔之罪殆甚於喜蓋喜得候陰陽災變書猶知深諱而詐言田生翻則直曰道士其爲無忌憚尤甚然翻之學實出於道士不可誣也故其著述又別有參同契註故曰翻易之從來者可知也其不合於三聖也固宜三聖之世固無所謂道士者故易不爲道士而設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旣未濟不謂鑪中之水火也翻受之道士故以旣濟訓用九夫易不爲道士設而道士言易是必別無所謂天書寶籙真詮秘笈爲所自出而後乞靈於我三聖

以求自庇而取信於世故道士言易適以見其術之妄烏
有言易而反引道士以自重者張皋文太史謂求七十子
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舍虞氏之註其何所自
焉過矣過矣皋文知王弼以老子言易之非宋學祖道士
陳搏龍圖之妄不悟其所推尊而祖述者亦一老子亦一
道士土偶木居士同處洪水狂瀾之內其浮沉之狀雖若
有異彼固漂流此亦陷溺至於土潰木朽而猶不自知爲
可哀也雖然翻之獲罪反以世豈有仙人語觸張昭忤孫
權至沒齒放棄不可解也意者易註成於漢獻之世老亦
自悔其妄乎不然無孫張之仙人又安得虞翻之道士哉

書墨子明鬼篇後

易大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兼乎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之也必先有天地山川日月四時而後其精氣所合乃能以生乎人是則所謂神也非天地山川日月四時之外別有所謂神也神卽其精氣所以爲物者神者伸也精氣常伸而不已故萬物常生而不窮此神之所以爲神也其精如是故曰精氣其氣之爲物者不能無盡及其盡也不能遽盡則散而游故曰游魂人旣死矣其氣之散也如火之滅而有餘煙如水之涸而有餘濕如草木之焚燒而有燼腐爛而有燐是則所謂鬼也人不能

長存鬼亦不能長存夢寐則惆恍老病則昏憤死而爲鬼亦不能更靈於生也故曰游曰變聖王之制爲祭祀也祭神祇者祭其爲物也日月四時六宗五祀皆所以生乎人者故祭謂之報祭人鬼者祭其爲變也親者人之始也而親者之終則謂之終故曰爲變有祧者有未祧者有不祧者有大宗有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義皆從其變也故非其鬼不諂敬而遠之所以明其爲變也知生而後知死知人而後知鬼所以通其變也其義至精垂之萬世而不可易何居乎有墨翟者倡爲明鬼之說所引某之春秋某之春秋周宣則先乎春秋燕簡則後乎春秋鄭穆在位二十

二年而曰神錫以壽宋文壯歲卽位而曰荷襁按之春秋其謬立見是足以證墨翟之目未嘗一見魯之春秋所謂某某之春秋盡出盲瞽之說其言杜伯子儀觀辜王里國中里微純出子虛後世之言鬼者實始於此然有識者卽以其書之誣而證其說之妄以白於世使有目者盡覩反足以挽世道而正人心是明鬼之篇乃所以自攻其爲不明也旣不知生又不知死旣不知人又不知鬼與醉生夢死者何異而葛洪乃以翟爲太極仙卿謂翟至漢尚存漢武求之而沒於水謂之水解則又足以證神仙之妄矣嗚呼翟之於鬼且無所明况於仙乎而世猶有惑於其說者

妄言妄聽其妄殆又甚於翟與洪矣

跋劉後村書林孺人墓誌

右宋劉後村書林夫人墓誌光緒二年公裔孫澹齋上合
修墓摹拓裝潢遍示同人並索題跋公當南渡之季文名
震赫宇內不以書名今觀其書渾雅遒勁可以上接魏晉
於四家中最近君謨允爲書家正嫡且其用意運筆掩抑
頓挫懇摯之情溢於楮墨不獨文爲心聲筆亦心畫也趙
管風流雖照耀千古然烟視媚行無此隱秀之骨矣

跋古文必讀

歲丙戌游榕垣晤林君端植出所藏古文必讀見示爲我
年伯清門先生手定之課本端植其文孫也是書久在他
氏去歲端植於友人齋中見之大喜過望亟以他書易歸
爲人子孫知重先世手澤豈不賢哉先生十歲時受知於
初頤園學使十九歲與 廷尉公同登嘉慶丁卯賢書文
名藉甚同輩咸以洛陽年少目之不幸早賦玉樓遺稿散
佚殆盡而其文孫於數十年後得返趙璧是有天焉端植
當以暇日精心校正以承先志而惠後學使有志於古者
家置一編以資啟發於訓蒙之助不無小補云

敬識 先廷尉使蜀日記後

右使蜀日記一卷 廷尉府君手書草稿 府君棄養時

錢甫六歲 遺稿並碑帖書籍皆散佚無存是本爲 叔

父蘭懷公所藏今歲春連城姪出以見示卽以歸錢敬藏
蓋距少孤時三十餘年始獲 父書而敬讀之哀痛何可
言狀聞使黔日記在鄭雲麓都轉處都轉嗣君箴字韻齋
以郎官出守浙處州城陷於匪囊橐蕩然書亦不知竟落
誰手思之未嘗不爲泣然 府君使蜀日裁使署諸陋規
如萊儀程儀之類以萬計用是受

宣廟知有操守廉潔之諭而是編畧不一語及之蓋以爲

分內事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視峢峢皦皦者不可同日而語矣編內跳行處皆止高一格自首至末皆然是蓋必有所本而世俗皆以爲疑然以錢識附後則府君書當高一格跳行處卽高二格矣因仍其舊不敢妄爲所改以授梓人

劉曉厓墓誌銘

君諱炳奎字曉厓曾祖宏圖歲貢生祖斌奇直隸武清縣
河西務巡檢父蔭棠浙江青田縣知縣世居粵東至青田
公宦聞因家於莆青田公既卒於官家中落君甫髫齡母
魏孺人撫之劬勞甚至君感奮自勵成童爲文卽斐然可
誦異於凡兒受業於羅伯河先生之門後於余師稱道勿
置余因以季妹妻之咸豐五年遊郡庠九年食廩餼同治
七年舉優行戊午己未庚午皆薦而不售君不得志於時
益飫於古其學以紫陽爲宗修郡學朱子祠議爲位於側
增置栗主以郡人之受業於朱子者從祀自君始嘗與余

論中庸在中得中之義以爲經文中和明白易曉在中卽
多一在字僅曰得中又少一皆不足以盡皆中之和夫
性人性道人道天之命卽命乎人聖之教卽教乎人人致
之人位之人育之因所育者物遂謂性道不專於人是性
道自性道而人自人非中庸道不遠人之旨其流弊有不
可勝言者爲學本經訓抒心得不苟爲異同類如是可謂
聞學之誨友矣季妹性婉淑在室事母孝事兄女兄恭旣
歸劉氏孝姑敬夫食貧者有歲助余婦並綜郭氏之務出
納皆手自藉之於嫁衣之外無所私取迨余將遠遊浙東
始授以貲與田俾足自給再三強之而後受旣誕一男嘉